



劉鏡之

金剛乘季刊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香港學會 敦珠法王之莊嚴法座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九日
農曆戊辰年十月初一日

第 37 期

དེས་མཐོག་གསལ་སྤྲོད་པ་ལྟར།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

由斷諍門中。道能量所量。

མཉམ་པ་རྟེན་ཉེས་པ་མཉམ་པ་གསུམ་གྱི། གཏེ་ལོ་ལྔ་ལ་དུ་ཕྱིན་པ་ལོ།

由是平等性。遍對治三界。

། ཤེས་རབ་ལྟེན་ཉེས་ལྟེན་ཉེས་པ་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པའི་རྒྱུ་ལོ།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གཏེ་ལོ་ལྔ་ལ་དུ་ཕྱིན་པ་ལོ།

現觀莊嚴論略釋卷二終。

། རྒྱུ་ལོ།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དེ་དག་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非此岸彼岸。不住其中間。

དུས་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ཤེས་རབ་ལྟེན་ཉེས་ལྟེན་ཉེས་པ་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知三世平等。故名般若度。

དེ་ལོ།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ཤེས་རབ་ལྟེན་ཉེས་ལྟེན་ཉེས་པ་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彼由緣相門。非方便故遠。

དེ་ལོ། ལམ་ལུ་ལོ་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ཤེས་རབ་ལྟེན་ཉེས་ལྟེན་ཉེས་པ་ལྔ་ལ་དང་གཞུག་པ་བྱུང་བ་ལོ།

由善巧方便。即說為鄰近。

本期目錄

敦珠新寶藏之註釋.....	黃毅英譯 4	普賢王如來九乘.....	黃毅英譯 25
無上密乘修持三要冊序.....	劉銳之 10	本會法訊.....	鍾棟湘 30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11	金剛乘學會超度法會紀盛.....	鍾棟湘 31
關前開後.....	弘法組 12	認識劉上師緣起與參加靜坐班及所得成績.....	黃同孫 32
藏學專家莊晶老師簡介.....	陳建強 15	新書預約——西藏密宗靜坐法廣論.....	本社 33
三乘三律儀聞法心得.....	李銘國 17	封面：香港學會 敦珠法王之莊嚴法座	
皈依與信心.....	楊東賢整理 19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 ^②	
畫 孟蘭節超度法會剪影.....	黃敏源攝 21	封底：羅漢渡水圖	
		封底裏：寧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② 生遮生汪教主	
			周德等攝 22 3

贈閱處

國內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國外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二、星加坡：Block III, 11-198, BUKIT
 PURMEI RD.
 BUKIT PUR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34000 TAIP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滙票或現金掛號直接滙交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登記字第一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日六一九八一

臺灣方面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七一二四九九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四)三二五〇六一
 台南市武聖路一六〇巷一號六樓
 電話：(〇六)二五九六一一七
 高雄市覺民路五〇號五樓之一
 電話：(〇七)二八四八三三 七七一七三七三
 三三〇三三九 三八六一九四七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〇四)三三三三三三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三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敦珠新寶藏之註釋

黃毅英恭譯

甲、前行簡軌

一、四思維

南無 恒常依怙尊 無妄上師前

人身極難得 惟死決定至

善與惡之因 其果乃昭然

如是受輪迴 三界大苦海

念住無常理 我願趣向法

二、皈依

上師三寶前 恭敬以頂禮

直至取菩提 誓願永皈依

三、發心

我願從今起 輪迴未空前

如母諸有情 咸皆利樂之

四、獻曼達

三世一切身 及諸受用等

均以獻三寶 福慧悉圓滿

五、金剛薩埵淨障

師尊住於頂 與薩埵無二

從身降甘露 淨我一切障

喻班渣沙多吽

上師化光明 融化入我身

無礙成一味 如此明顯觀

六、上師瑜伽

自成瑜伽母 面前虛空中

現根本上師 與蓮師無二

根本上師尊 攝三世佛性

今至誠祈禱 三時恒加持

班渣咕汝加也華支打悉地吽

上師化光明 無二融入身

現觀師尊面 卽覺性空性

七、遷識

祈禱阿彌陀 無量光依怙

願賜我加持 成熟此深道

水譯者註：敦珠新寶藏會有多個版本。八一年香港金剛乘學會譯出附刊於

寧波車降生傳記內的內文，與今稍有修改，且欠缺注釋。故採用七三年噶林邦印行，附有注釋的版本，以供參考。

八、回向

將身與受用 及諸功德源

無執以回向 如母諸有情

願與諸利樂 無礙得成就

吉祥圓滿

乙、注釋

南無咕汝哩

導論：

釋迦佛，以其對一切有情之無盡悲憫，曾宣示各種離苦得樂之解脫道。約略言之，可分成三解脫乘。小乘行人好像一個見到毒草的人，急忙避開，以免受害。大乘行人呢，由於悟了空性，就如已懂得解藥，就不怕吃下此毒草了。至於密乘行人，知道毒草的害處，沒有甚麼害怕的將它吃下，因為他曉得轉毒成爲功用的方法。所以，無上密咒金剛乘的重點在於轉化。而前二者需要無數的劫去達到涅槃，金剛乘捷道則能於即生以此身證得覺悟。

此密咒道首先由無量光佛的化身蓮華生大士帶進西藏之雪地。按釋迦佛的授記，當他涅槃之後八年，蓮師會在印度鄔金國土的西北，一個湖中的蓮花胚胎上，幻化而生。蓮師在印度及鄰地演其成就度生事業後，受藏王赤松德真的迎請，而進入西藏。在降伏了反對佛法的魔障，連同藏王及大臣寂護，建立了西藏的第一所寺廟

——桑耶寺。於左近的尖普巖洞裏，蓮師結集了無數的甚深密法典續，並將之藏於喜瑪拉雅山區無數的巖洞中，又命空行護法守護。蓮師授記：藏王及移喜佛母等廿五大弟子將不斷轉世，示作巖取者，從隱蔽聖境中取出巖庫以利樂末世之有情。以此之故，蓮師之巖傳法要，對末世黑暗時代之有情，最爲合適的。

在這裏，讓我們先恭敬頂禮當今西藏佛教最古老教派寧瑪巴的最高領袖

聖者敦珠寧波車，賜諸有情以「新寶藏」。它既是趣入金剛乘修法的精簡而完備之前行，更是佛之最密教授大圓滿阿的瑜伽之準備。現今的人沈於世間事務，沒有空暇修法。

寧波車於是從法藏中抽出這個握要的前行，並又具足各個要節。事實上，若能具信專注修習這個加行，就足以令行者證得覺悟了。

爲甚麼我們必須要有前行呢？在能趣入密咒金剛乘更高的修法前，必先將自己轉成清淨之容器，以盛載上師所頒賜的甘露。而且，積集資糧，是修習佛法所必須的。所以，修習前行的目的，就在於清除道障，與積集資糧。

但是，若不敬信上師，或不恆常修習，就無法有任何的結果。在我們，上師比佛更爲重要，因爲教授是直接由上師而來的。我們亦應保持每天修法，縱每次修法的時間不長，無間斷的修持，最爲重要。這個前行的修

習，分爲五節，每節應修十萬遍，合計五十萬，藏語稱之爲五個「賓」（音譯）。此五項爲日後任何修法的基礎。若能先有一穩固的基礎，就能免去日後的道障。還有，在修習這前行之前，必須發下修習次數之願。這是一種三昧耶，不守的話？只能帶來惡果。但若能敬信上師及經常修習，則一切道障必然遠退，而善緣將接踵而來。

一、四思維

此前行的略軌分爲八部份，以四思維的共前行爲首。要屏棄世法和自我中心以趣入於道，必先要有思念的轉化。而第一項便是靠思維人生難得來達到的。

應當想到人生是十分難得的，就如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有一塊木軛，而海底有一隻盲龜，每一百年才上水面一次。這樣觸及木軛的機會，已是十分難得，而獲得人生的機會，比這更爲難能可貴。因爲要得到人身，及暇滿趣入於道，需要積集無數的功德，才能達到。數億年來，我們曾流轉於惡趣之中，到今日幸得人身，若令空過，就無法再如此幸運得到人身了。

簡略言之：八無暇即是地獄、餓鬼、畜生、邊地、長壽天、不逢佛世、瘡痍及邪見。十圓滿即人身圓滿、報土圓滿、諸根具足、意樂圓滿、生正信心；佛出世、轉法輪、教法住世、趣法緣與善友攝受等。

其次爲觀無常。無人能預料死的時間，但死又必定會到達。所以不應令時間空過，而應即趣入於道。

第三爲知黑白業。世間一切法，均爲前因綜錯相纏之果。所以今日之身，亦爲前生黑白二業的異熟果。業的追隨自身，就如影之隨形一樣。

握要而言，能帶給將來惡果的行爲有十種：身方面有殺、盜、淫，屬於語方面的有妄語、綺語、重舌、惡口，意方面則有貪、瞋、癡。這些惡行，若出於本意，之後又不隨即懺悔，便是墮於惡趣之因。故均應戒之，而成十善。

第四爲怖輪迴苦。輪迴的境況有六種：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及地獄。而生於任何一處均爲十分痛苦的。就算生於天，能長時間享受天上的快樂，亦有死的時候。死前七日，死相便開始出現，自己既知死之將至，其他天人亦紛紛離之而去。又由他的天眼觀察，按其個別業力，將墮何處，由此便生大懊悔，故在輪迴之中，沒有長久之樂土。由此之故，應轉向於道，趣入真正能解脫輪迴縛束之途。此即爲共同前行。

二、皈依

現在進入不共前行，每次均須作十萬遍的修習的。關於皈依，首先要提三個問題，就是所皈依者、皈依的時限與皈依的方法。

我們皈依的對象是佛、法、僧三寶。佛是我們的導師、依靠和指引，他能顯示出覺悟之道。無上正覺的佛陀有三身：勝義實相的法身，顯示給色究竟天諸菩薩的大樂報身，及顯示給人等較低層次衆生的化身。還有，

他擁有五種智慧，即法界體性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及成所作智。但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五種不同的東西，它們只是一體的五種表現形式罷了。

法是見於聖典中之佛陀教授。法包括從聞思所得的傳統教法，及修中之證悟。僧則是指修習及圓滿戒、定、慧三學的人。僧有三種：小乘僧伽、投身於菩薩事業的菩薩僧伽，及如觀音、文殊、金剛手等已達十地大菩薩之阿梨耶僧伽（阿梨耶——尊者）。

我們皈依三寶直至達到菩提。這便是皈依的時限。至於皈依的方法如下：觀想面前虛空中如樹皈依境，以蓮師作主尊。他一面，身色白紅，具二臂。右手執金剛杵，左手挾卡章嘉，持滿載甘露之顛器。他頭戴紅色蓮冠，身穿九衣，以表九乘。周身以寶珠瓔珞嚴飾。坐於開敷蓮華及日（紅）月（白）輪上，而為寬虹光蘊圍繞。應觀想甚為明顯，立體、放光。事實上，他的身體就如虹光，可見但不可觸及。

他是攝集三世諸佛一切力量及功德的大師。我們不應思維他與釋迦佛有別。他們兩位的外相可能有別，其中義理則一。於無限時空中，出現諸佛，均為法身一體的行化，故此實質是一致的，還是由於他是三根本（上師、本尊、空行）的總集體，故無須如慣常的觀想？即個有無數尊的如樹皈依境。專觀蓮師一尊，已是足夠了。

我們應向此皈依境頂禮，同時念皈依、發心之頌句，故三項可同時完成。我們先合掌，觀掌心持寶珠、獻

於蓮師，再將合掌置於頂、喉、心三處，此三處表佛之身、語、意，亦表化、報、法三身。這樣，我們將之放下，亦同時跪下，雙手推前直至全身頂禮於地上，而合掌於頭之前。然後恢復原來位置，再重新再做，其中不斷唸誦。可以念珠協助記數。應利用光滑地板或特別的木板。加厚的衣服可用來保護手、膝、及身體其他部份。但若身體較弱，難以完成此較具功德的大禮拜，則可刪去推前等而作普通之禮拜，但應注意身體上五點，即兩膝、兩手心及額，必須着地。

起初，大家可能感到禮拜困難，但一經習慣，即漸感容易；而一次修法，可完成數百之數。由此禮拜，我們身、語、意的罪咎，即可消除。

三、發菩提心

由唸誦發心及皈依，此兩項即可同時完成。菩薩應發願，到一切眾生悉皆解脫，輪迴已空，方入涅槃。他以觀察一切眾生，於前生曾為其至親父母，而起大悲心。其動機是完全無私的，他不求自己解脫，而無餘解脫所有眾生。所以菩提心、或正覺心，是他希望成佛之堅決願望，以解救其他人輪迴之顛倒痛苦。

菩提心有兩種。首先是世俗諦菩提心。於此，以他人之故發四無量心，即慈、悲、喜、捨。在這種修習裏，其他人被視為不同於自己而獨立存在的個體。這種菩提心有兩種意義：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一個希望到達某地，和真正在路上朝向那地方行走的人，是有分別

的。另一爲勝義諦菩提心，於此，二離人我的執著了。
四、獻曼達

獻曼達的目的在於積集資糧。曼達爲以須彌山爲中心的整個宇宙的圖像表示，須彌山爲七座金山和七個大海、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及最外鐵圍山所圍繞。於曼達中，一切珍寶均於其內：寶山、如意樹、隨欲牛、自長糧及輪王七寶：寶輪、如意珠、后寶、大臣寶、象寶、馬寶、將軍寶、大藏瓶；八美女（嬉、鬢、歌、舞、花、香、燈、塗）；日、月、寶傘、勝幢；換言之，一切天人中最珍貴的東西。這一切我們都無餘地獻供三寶。我們獻出一切財富，一切所擁有的，甚至是自己的身體。

積集資糧的方法：在於首先獻出。由此，我們將所有一切獻與三寶。而二資糧包括福德與智慧，此卽爲菩薩所應有的準備。

修習之時，應用清潔之表面，如碟、盤等。以右手執潔淨之米，左手持珠記數，每次唸誦卽放入小許之米入盤中，於中央堆積以代表須彌山。此種修習須進行十萬遍，而每次最少修廿一遍。若時間足夠，可於周圍加上小米堆以代表十二周等。唸誦之時應觀蓮師於面前而將曼達獻上。每日應用新的米，舊的米可給與其他衆生。

五、觀想金剛薩埵並唸誦其咒

觀想金剛薩埵之目的，在於除障。心意的自性，本來像一顆自明的寶珠；但這顆寶珠卻被一層層的垢積染

污了，再見不到它的光彩。這些染污有兩種：煩惱障與所知障。現在的修習卽能消除障垢自明心性的污染。

金剛薩埵是佛的報身相。他有一面、二臂，坐於蓮華白色月輪上。他右手持杵當胸，左手持鈴置腰際。這兩種代表了方便與智慧。他的身如水晶般透明、如虹的空，具報身的三十二相及八十種隨形好。周身爲寶珠嚴飾而身披名貴天衣。

我們當觀想根本上師與金剛薩埵無二無別坐於面前虛空中。唸過頌句後，盡力唸誦其六字咒，但最少廿一遍。前的頌文無須唸十萬遍，只是心咒要唸滿十萬。念誦之時，觀想純白色甘露從他的每一毛孔流出，如小雨中流入自身，盈溢充滿，淨除垢障，及自身一切罪障破誓等，直至自身亦如薩埵的清淨透明。

最後，應唸最後一句，同時觀想金剛薩埵融於光蘊中，最後融入自身。此時，自身與薩埵無二無別，而再由頭腳兩端融入空性。於此，我們的自性，與金剛薩埵的自身，變成一味。

六、上師相應法

上師相應法，或上師瑜伽是不共前行中，至高及最重要的部份，因爲在這裏上師的身、語、意的加持及四灌均在此頒賜。安坐後，應自己觀成金剛瑜伽母。她有一面、二臂、美麗、身紅色，以寶珠瓔珞，以表空行。其三眼（智慧眼於頂上）向上期望着上師居處的越量宮。其表情悅目、具貪、期待着。

於面前虛空中，現根本上師示現蓮師之相。其示相如前所述。隨觀隨唸讚頌及盡力唸咒、最少廿一遍。只此咒爲須唸十萬遍。再觀想上師三處放光入我三處。於額上「唵」字放白光入我額上，我之身業消滅而得瓶灌，受上師的身加持。由喉間「阿」字放紅光，入我喉間，我之語業消滅，而得密灌，受上師之語加持。再由心間「吽」字放藍光入我心中，我之意業消滅，得智灌，受上師之意加持。而三處同時放光入我三處，得名詞灌，同時受上師之身、語、意加持。

由此，上師化光入我身，如是我與上師之自性無二。最後，自身亦化光入空性，由頭與腳兩端開始。我們即睹見上師之本來面目，亦即無上覺性與空性。如是住於平等住上，觀照自性即空性。之後又顯現諸法，而無時住於自性即上師的本性，亦即空有之無二。今後，我們之身、語、意亦即上師之身、語、意。一切所見均爲上師，一切音聲即爲其咒，而一切思念均是上師之意。事實上，整個情器世界已轉化成上師之刹土銅色山蓮華光宮。

七、遷識

於上師相應法之後，即唸誦一短頌文，關於遷識，即於死時將神識遷往佛的淨土。

八、獻供、回向與吉祥

以最後之頌文，我們將自身獻與有情之利樂，將修行之功德回向，及願其得到利益。

此即完結「敦珠新寶藏」這個簡短前行的注釋。
吉祥圓滿

譯者謹以此繙譯之功德，祈禱

敦珠法王早日乘願再來，爲這末世帶來光明，並回向上師壽命堅固、健康長住世，以利樂一切有情。

「銳之贅言」

一九八七年六月

民國七十年秋，法駕有重臨香港之喜訊，港會弟子，將「敦珠新寶藏」譯出，彩色精印五千本，以示歡迎。余歸港見而錯愕，繼而慊然。因念吾師著作等身，凡藏文鉅冊二十八函，悉爲顯密高深淵博之教理，藏漢人士，皆尊重之。何至以此顯淺者公諸於世，如何登大雅之堂。及後十六世大寶法王告余，以弘法歐美多年，迄未有宣示大手印之緣會，聞之已覺慨然。迨近數年，曾先後至美國之紐約、三藩市、洛杉磯。馬來西亞之檳城、太平、怡保，星加坡，與澳洲之里斯本、黃金海岸、悉尼、墨爾本等地。固以弘揚寧瑪巴法爲己任，而無所用之。三至星馬，最後祇能略示大圓滿法要，從可知矣。吾師苦心，恍然大悟。毅英告我：有英文譯述「敦珠新寶藏」頗詳，因飭譯而出之，以實本刊。十七年八月一日劉銳之謹贅言於此。

無上密乘修持三要册序

釋尊於闍法不修，說爲「說食不飽」。且以有說、有修、有證，爲正法時期。有說，少修、少證，爲像法時期，及有說、無修、不證，爲末法時期；甚矣，修持之重要有如此者。無上密乘以修持爲重，故有卽身成佛之稱，非無因也。

多年來演說無上密法，弘揚所及，特選此三要册，整編付印，以詔其學人。此三要册中，所指示之修法：由下士道（小乘）之修念無常開始，直至大圓滿之且卻（原文作澈卻）、妥噶，應有盡有，歎觀止焉。倘能人手一編，隨身捧誦，身體力行，實爲一修行之手册也。

茲將各册內容，簡略序述如下：

一、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因憶宗師之善提道次第廣論，法尊法師譯出以後，讚揚備至。呂澂教授於西藏佛學原論稱爲：「故所立說，實乃綜貫印藏所傳顯密諸說，非盡因襲，非盡創新，以成其特殊體系，六百年來久而不弊，非無因矣」。太虛法師於此書序文，對日本橫判顯密教豎判十住心之東密，及高唱經題之日蓮，不置好評。日本於佛教，竟以「整理時期」自誇，亦復不外如是。序文復云：「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之黃衣士風教，獨能卓然安住，內充外弘，遐被康青蒙滿而不匱，爲之勝緣者雖非一，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

下士道。俾趣密之士，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爲教授，實爲最主要原因。……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以致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皆遜此論獨具之優點」。其讚美可想而知。今此科頌，實由廣論之精簡而成，言簡而意賅，易於強記，而便提撕。此頌詳於顯教各乘之修法，至於密乘，則點到爲止，以密法必從師授故也。

二、四法寶鬘：出自岡波巴大師之寶鬘集，其後龍青巴尊者加以發揮；四法者，一、趣入佛道，二、修法之道，三、消除道障，四、轉迷成悟。此四乃爲解脫以下執著者：一、此生，二、輪迴，三、所得，四、實有。一九七五年達賴喇嘛敕令西藏文藝圖書館，將各教派之重要經典譯出，以作保全及弘揚各派傳統。於寧瑪派之大圓滿教法，遂選出此寶鬘以爲代表。並於一九七六年，又獲吾師 敦珠法王口耳教授，並將較高深之第三節「消除道障」之訓釋頒下。因飭黃毅英同學譯而出之。讀此四法標題，祇是顯教之大乘道而已。但岡波巴大師爲密勒日巴之入室弟子，大手印造詣極深。龍青巴尊者面見大圓滿兩大祖師蓮華生大士，與卑嗎那尊者，親授心要，讀「仰兌」一書，可知梗概。至於吾 師則以承事日久，常以大圓滿開示，閱一九七八年出版之 敦珠寧波車訪問香港之中英文，可知一二。有此三尊聖者

，則雖淡奶，亦當變爲醍醐，不宜交臂以失之也。

三、普賢王如來九乘差別略義；郭元興大德依寧瑪派大界無央大師（按即龍青巴尊者）所著悉檀多寶俱舍論，及噶登派（黃教）土觀呼圖克圖所著舊派史論新舊諸乘差別各段，譯纂而成。此文略涉及顯教各乘，而特詳於寧瑪派之嗎哈瑜伽、阿努瑜伽，及阿底瑜伽等三瑜伽，且於阿底瑜伽更多論列。余去年於美國紐約廣場，爲黑人推倒，右手骨折，致不能執筆者二十餘日，猶力

捐助本刊芳名（台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陳文仁捐四〇〇〇元 余
迺永 伍美梨合捐三六三〇元 台南金剛乘學會捐三〇
〇〇元 沈郭貴代 沈登贊 沈伯修 沈佳樺合捐三〇
〇〇元 謝滿根捐二〇〇〇元 胡勵真 無名氏各捐一
〇〇〇元 黃榮滿 廖雪蓉 林玉圓各捐八〇〇元 黃
文淵 韓大明 張林施各捐七〇〇元 顏輝濱 周德
陳聖嚴 陳淑婉各捐六〇〇元 陳國政捐五五〇元 許
德發 黃輝玉 林坤旺 張蕙芳 韓大珍 林秀玉 簡
家恒 李富吉 李鴻志各捐五〇〇元 周玲華 趙品尊
趙品森 趙崇溪 郭秀琴 李元偉 張千德 蔣志湘
龐萬春 劉添萬 林玲瑛 蔡東雄 蔡義男 陳碧欲
彭晃晉 鄭木森 戴文真 林曉燕 鄧淑文 傅秀如
楊東賢各捐三五〇元 簡毓彥 林斯文 蘇玉華 黃敏
源 陳秀華 林昇一 郭安男 劉麗枝 黃維斌 黃李

疾以科判之。及返香港台灣，分別與諸同學研究，文詳按語不再贅。

排印次第，使讀者由淺而深，由小乘而大乘，由顯教而密教，精讀之當可即身成就也。尤有進者，此三要冊，實已將寧瑪派（紅教）噶居派（白教）噶當派「後期亦作格魯派」（黃教）之勝義精華，聚集一堂焉。民國第二丁卯閏六月蓮師降生日舒囊卓之贊青東莞銳之劉其鈍序於台中知報廬

美 許正宜 陳祈忻 林樹發 陳立言 洪名輝 陳政
輝 柯玉燕 王慈芳 宋鳳樓 李懷紅 郭慧明各捐三
〇〇元 陳勝義 黃棟樑 陳慧芬 黃瑞花 官登清
沈淑梅 張榮彰 許錦華 劉文鑫 呂明華 謝睦耀
許奇勳 廖瑞茹 楊焜暉 陳衍妙 黃敏玉 李銘國
賴麗峯 張山田 吳東榮 張素香 唐金源 楊茂宏
張家睿 陳淑娟 莊樂禪 莊金沛 陳喆 吳素珍 張
新添 黃武龍各捐二〇〇元 杜玉英 劉德寶各捐一二
〇元 鄒慶宗 吳珍芳 陳清龍 林立人 范文生 林
來金 王宜 鄧立光 曾家鈴各捐一〇〇元
（上接第30頁）

印度噶林邦向 法王求法，法王付與傳承表；一九七二年 法王初次訪港，其後到美國後更繞港再見 上師，然後返回尼泊爾；一九八一年，上師率眾弟子受命到尼泊爾接受 法王所賜法衣及蓮冠，一九八四年 法王親到台中金剛乘學會主持勝住大典，本書皆刊出。

關前關後

弘法組

本會有兩個法，在接法後，師佛要求閉關，一是甚深勝義精華，一是普巴金剛法。前法詳見大幻化網導引法，後見西藏古代佛教史。要使修持獲得深度之效應，閉關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宣佈規定後，發心請求閉關的，爲數甚衆。

普巴法早在民國七十一年間，香港與台灣各會師兄，在同時先後閉關，見金剛乘季刊十五期。其後，歷年有人閉關。七十四年九月，師佛開示普巴法時，簽名請求閉關者共六十人。至七十五年限期屆滿時，查詢所得，已閉關祇得72%，部份祇閉七天。且有關期未到，提早出關者一人；尙未閉關者約佔28%，幾及三分之一，部份說，未聽到儀軌開示。以上所說，其未依時閉關者，部份已經退轉，有一部份仍然信心堅定，且最近再度簽名請求閉關。在提早出關者，也已退轉，以其對於教理不求甚解，有若孩童遊佛殿之純真，曾多次請求二灌，未獲賜允。據說，麻爾巴之子便是因爲未如法出關，爲人所降伏，西藏古代佛教史，曾述及之。這是學人所須要知道的，規定了關期，少了便犯戒，發了心做不到也犯戒，即使師佛開許也仍有過失；逾期未閉也犯戒。凡未遵規定，均犯三昧耶戒，有的輕然諾，隨時發心，過後即忘，無異糟塌自己。所以，師佛在講授

三乘與律儀時，嘗殷切的誥誡說——不要選擇密宗去犯戒！但是，能聽見這教誨的，祇有數十人，至若能銘記心頭，且能了知其意義者，恐也不多，是以師佛常將三昧耶一詞掛在嘴上，就像是大家都爲他老人家守戒一般。

發覺自己犯戒時，例如，半月時該在家誦戒，而未如法實踐，除懺悔改過外，且應補行誦戒；閉關情形是不同，已發心閉關，而未閉關時，即應懺悔，並俟機閉關，如此方能護持律儀。所有因事請假未閉關，或祇閉七天關，甚至未到期出關，以至其他犯戒，均應如此。所以，最近師佛開示閉關法時，上期部份未閉關者，再次報名發心參加閉關，此實可作爲一個好榜樣。

也有些人，粗枝大葉的，說閉關二十一天，詢其起止日，確實二十一天，但是，第一天下午入關，修預備法；最後一天，準備出關。這前、後二天，均不應列入閉關天數計算。所以，說是二十一天，實際上祇有九天，不圓滿，照樣的應該懺悔。

除外，由於閉關是一件大事，各會對發心閉關者，也應予以照顧，例如，有多少人閉關？那些人已閉，那些未閉？有甚麼問題？凡師佛無法兼顧的，勢須各會正副會長、阿闍黎等代爲接引，且不僅閉關一事而已，

各會應將與會務有關的資料，加以蒐集並整理、統計並予運用。除前面所談的以外，比如受初灌後，未參加布薩，何妨寄幀明信片，提醒他一下，這是附帶的話。

說到甚深勝義精華，師佛已開示多次，亦要求聞法者須於年內閉關，以前未登記資料，閉關情形無法查考。最近師佛一再講授此法，並諭示弘法組要將閉關資料登記。在發心閉關的簽名單上，頗有些生臉孔，連簽名都無法看懂，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由於此法是重要的法，所以，有些問題須要研究一下：

- 一、是否經常參加法會及布薩？
- 二、與甚深勝義精華有關的本尊法，求得了沒有？
- 三、前說的本尊法，是否依照規定聽過儀軌開示？
- 四、甚麼是上供下施？

上述就一、而言，不守戒，難以積聚福慧資糧。就二、而說，無法可修。就三說，修也功德不大。第四，爲口訣所在，希望初機者能加以檢討。在此再補充二句話，此所說之本尊法，與瓶灌的本尊法不同，受過普巴法也可閉普巴關。有關一般戒律種種情形，可參考前面普巴法所談的。

閉關是件大事，切勿視同兒戲，須特別注意如法及守戒。在師佛的指引下，大家要閉關便可隨時閉關，師佛出國了，大家照樣閉關，佛堂中固然可以閉關，家中也同樣閉關，已習已爲常了，毫不稀奇。此種情形，實在不易，且舉一往事爲例。約在民國二十餘年間，一

活佛在湖南衡山一寺廟中傳法後，舉行閉關。其時，活佛認須先行火供，而住持則以爲火供耗費大，以後再說。在閉關時，一居士便發生魔障，蛇精作祟，該居士日間狂語，夜則自瀆，關變之情況，亦不僅於此，悚人聽聞。

依所知情形，一般閉關，十分的認真，準備週詳。然亦有人草率從事，入關後，尙在找供品，要這要那的；甚至，要吃這樣，吃那樣的。

現在，大家應師佛之接引發心閉關的，有甚深勝義精華及普巴金剛法。前法閉關一週，虛算應須九天。由開示完畢之日算起，在一年內閉關完畢。這有三次，一次是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台中開示，到七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應閉關完畢，若在年底前要出國，便得事先安排；一次是七十六年五月廿二日在台北開示，到七十七年五月廿二日，應完成閉關；第三次，七十六年六月八日在台中開示，到七十七年同日應閉關完畢。在此，有一問題爲善護戒者，須加留意的。蓋有人，此三次開示均曾參加，其不明教理者，或有投機之念，以爲到明年六月完成閉關即可。似此卽爲犯戒，因爲，第一次發心應於七十五年底完成，及限期屆滿，未閉關乃發心落空，便犯三昧耶戒。

普巴金剛法閉關三週，虛算應爲二十三天，七十六年八月二日開示閉關法，應於明年同日以前，卽一年內完成閉關。北會有此情形，舉出供其本人參考，也提供

大家參考。某兄，在七十四年九月發心閉關，到七十五年九月後，北會稱其未閉關，及上述時，師佛開示普巴金剛閉關法時，再度聞法，簽名在「舊」會員的名單上，意謂，我已閉過關，此次以舊會員身分續聞開示，不準備閉關了；得予說明者，此兄前既未依規定閉關，便已犯戒。此次再次聞法，復不閉關將再次犯戒。密乘行人在修持上，先須重視三昧耶戒，乃能與三根本相應，以至成就。綜上所述，茲將二法三次閉關時間標示如後：

一、甚深勝義精華：

1. 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台中開示，應於次年同日以前閉關完畢。其時，須出國者，期先予留意。

2. 七十六年五月廿二日在台北開示，應予次年同日以前完成閉關。

3. 七十六年六月廿八日在台中開示，應予次年同日以前完成閉關。

以上均應依甚深勝義精華本尊法，閉關一週，以九天計算。其已受普巴法者，可閉普巴關，亦以九天算。若是，曾經聞法三次或二次，每次均發心閉關，則應閉足三次或二次關。否則，祇於第一次聞法時，依發心閉關一次。

二、普巴金剛法：今年八月二日，師佛應請求在台中開示，應於明年同日以前完成閉關。此次聞法者，若在今年七月十九日自行簽名發願閉關者，均應閉關。除

外，其他聞法者，若是第一次聞法，須要如期閉關；第二次以上續聞者，自行決定，其如期閉關者，也請登記。

以上為本會最近，甚深勝義精華及普巴金剛法開示與閉關情形，由於閉關有多次，為便查考，特撰此文。且無上密在修持時，重視戒律，乃將師佛所教誨之要點，概略一談，藉資參考。各次關期屆滿時，有關登記表，另行寄交各會，盼予協助登記。有欲於閉關完畢後，自行登記者，請撥（〇四）二七八四〇〇八告知即可。

據說，有位西藏大成就者，由美洲返回尼泊爾時，帶了一包蝦子。有不解其意者，執意查詢，乃知該包蝦子即其前生之弟子，要帶回去超度。大成就的弟子，其不持戒者，竟也不講人情。此或師佛頻頻說戒之旨意歟？敦珠法王前蒞此間時，嘗說「各學會弟子只要能守三昧耶戒並精進修行，則在此生及下世必可成就。」參見本刊第廿二期，如此確切之開示，誠屬聞所未聞。現在，既有機會發心閉關，已屬精進行，再加上長遠心，結果將更大也。

法語擇錄

棟 湘

◎ 灌頂與見之和合，瓶灌於自心所顯，顯示如幻，為唯心見。密灌所顯之一切法，離戲論如虛空，為中道見。第三智慧灌頂之顯示，空樂無別，為密見。第四大樂灌頂之顯示，離邊智慧，為大圓滿見。（蓮華生大士）

藏學專家莊晶老師簡介

學生陳建強

在近代研究西藏之語言、文化、文學、歷史、醫學各方面，能畢生努力以鑽研這方面的人士當中，莊晶老師是一表表者，亦算是當今中國學者研究西藏文化之第二代藏學專家。他的同學或曾受教於他的學生，目前從事藏學研究、教學工作等的人士，在北京、西藏、青海、川滇等地，數以百計。

莊老師別名大傑，原籍山東，出生於農曆壬申年（西元一九三二年）冬月。小學時期在北京及山東度過；曾在上海念過中學，而後來畢業於北京市之第一中學。一九五一年是他生命中的轉捩點，因為那年秋天他考進了北京之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研習藏文，開始了他學習西藏文化的生涯。

莊師先從于道泉老教授座下學習西藏語言及文化，又隨一通漢藏語文的藏族文字學家卓洛先生，及一格魯派的蒙古喇嘛吐旦利瑪學習藏文。在中央民族學院裡，莊師又從李有義教授學西藏史、誌，從馬學良教授學語音學及語言學。於此期間並一度受業於北京大學已故漢語音韻學權威王力教授。

爲了進一步鞏固他所學的語文訓練，在一九五二年夏跑到西康貢噶山，入住貢噶寺裡，大概一年，近隨貢噶寧波車學習藏文、文學及西藏文法，並且學了一些

西藏佛教的經典。這一年裡，莊師與貢噶寧波車建立了一個極其深厚的關係。其後在五三年秋天，貢噶寧波車受聘到北京，擔任民族學院之藏文教授。

在西康期間，莊師曾在康定城（舊稱打箭爐），追隨一位紅教的大德甲古喇嘛學習了兩三本經書，及一些戒律，親炙甲古喇嘛三個多月。

回到北京，從五四年秋天開始——在北京擔任藏語文的教學及研究工作，並從事藏漢的翻譯工作。莊老師在任教有關西藏古典文法及歷史之餘，編寫了很多有關藏文的教材；而在文學方面，較有名的如：『倉央嘉措（第六世達賴喇嘛）密傳及其情歌』、『藏族諺語』、『西藏民歌集』，並校訂有藏王『頗羅鼐傳』等著述。

在這些年裡，莊老師曾多次帶領一些藏、漢學生，實地到西藏不同的地方去考察，其中包括拉薩、藏南、林芝地區（藏西南部）、山南地區（爲藏族文化之發源地），以及雲南藏滇交界一帶，從中進行了有關藏族民俗、方言、民間文學等等的調查研究，爲數甚多。

另一鮮爲人知的事實是：莊師對藏族之醫學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及探討。莊老師本身對我國中醫及針灸推拿等學固有深入的研究及豐富的臨床經驗——他曾在文革時期醫治過數以千計的病人——而在藏地進行考察

時，亦會經常與病人看病。故 莊師會有意思把中醫與藏醫作一個全面的比較，只可惜因種種事情，因緣未具而作罷！

一九八〇年，莊師來到香港，便開始與我們金剛乘學會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們知道 莊師之學問淵博，並對藏學造詣之深，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故此劉上師便懇請要為學會同人開設藏文課程，以使我等將來有機會能進一步窺西藏佛教之堂奧。莊老師因見劉上師及我等之誠意，故雖於百忙之中，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教授後學，其誨人不倦的精神，實令我輩感激不盡！

來港之後，莊老師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工作過一年；後因友人邀請遠赴歐洲數年，至一九八六年初返港，現已作定居，並於香港中國語文學院執教。

莊師母傅家璋女士，亦是 老師當年之同學，其藏文造詣與 老師實不相伯仲，並編著有『藏漢拉薩口語詞典』，是一本珍貴及有實用價值的作品。

建強固天資蠢鈍，學淺才疏，兼且用功不勤，故雖受業於 老師師母多年，然對藏文之學識仍不甚了了，實有負兩位多年來所寄予之厚望！謹在此感謝 莊師及師母多年來悉心之教導，並祈願 兩位身體安康、生活愉快，如意吉祥！

捐助本刊芳名（港幣）

成月好 柯惠儀各捐一〇〇〇元 李榮輝 陳樹榮 劉麗明 Cheng Sum Ning 各捐二〇〇元 黃達文 張家業 伍鵬泮各捐一〇〇元 Yun Chun Kwory 黃興齊 Hui Kau Ping 簡先生夫人 Ting Ka Sun 袁日明 余紹平 歐財新 潘發禪 關慶桐 陳幟英 關孝聰 關孝廉 關孝聯 余耀榮 邵麗君 李江耀 李文芳 鍾港會 喻強榮各捐一〇〇元 周潔貞 許婉儀 葉少強各捐五〇元 馬芳榮捐三〇元 Chu kit ying 捐一〇〇元

高雄學會捐助芳名（台幣）

林振亨捐一〇〇〇元 陳立台捐八〇〇元 王赫捐七五〇元 王俊雄 黃隆芳各捐六〇〇元 陳貴枝捐五五〇元 張黎玲 柯惠芬各捐五〇〇元 陳建夫 蔡建華 楊寶祥 張惠玲 陳冠諭各捐四〇〇元 廖中山何素真各捐三五〇元 李清平 邱秋滿 羅珠聯各捐三〇〇元 黃正雄 鍾光和 黃榮滿 陳光炳各捐二五〇元 陳光華 何沛書 李碧娥 許月勤 蔡文隆各捐二〇〇元 黃彥博 黃耀賢 黃秀如各捐五〇〇元 劉祐精捐一五〇元 黃秉坤 陳昱呈 呂建興 王仁哲 吳雅雲 丘念慈 黃木川 王詩虔 蔡東雄 彭令聞各捐一〇〇元

三乘三律儀聞法心得

李銘國

嘗聞修學無上瑜伽密，因在大乘之上，所以不須守元始乘或般若乘的戒律，這是不對的。釋迦牟尼佛將入涅槃時，阿難尊者請示世尊爾後當以何爲師，答曰以戒爲師。在三學中，戒列爲首，且讀十善道經，和菩薩戒，便知非遵守不可了。

唐玄奘大師曾說，瑜伽行者，若沒有違犯律儀，則無表色的戒體自然放光，常得諸佛、菩薩及護法之加被及護持。密勒日巴尊者（迦舉巴——俗稱白教）之大弟子岡波巴大師亦說，修學無上瑜伽密，非但要守別解脫戒及菩薩戒外，最重要是要嚴守三昧耶戒。若不守戒而違犯一點點之戒則根本墮，可知戒爲萬行之基，能否到彼岸，首須仰仗它，至爲重要。

鑑於此，師佛從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起，每星期日日上午九點半至十一點半止，開示別解脫戒、菩薩戒及金剛乘十四根本墮之戒條，同時詳盡開示應如何守護三昧耶戒，弟子們都不畏旅途勞頓，齊集台中會，虔心聞法。聞法後皆嘆未曾有，且都發願嚴守三昧耶戒。至七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止，共開示二十一講，聞法者逾二千人。

通常所稱三乘，係指小乘（聲聞乘）、中乘（緣覺乘）、大乘（菩薩乘）；師佛所開示之三乘，並非指

此，而是元始乘、般若乘（顯教）、金剛乘（密乘）。由於師佛是循序漸進且詳盡地解說每一章節，當開示後面時，前面的綱要已稍有所忘，銜接不易。今謹將三乘之究竟、方便、所學、所修、所守、所證之綱要列表格，以利參閱。有關內容開示，可向各會長報名，由各會在法會時播放研習。

一、元始乘

斷煩惱證菩提

究竟——離苦得樂。

方便——深信因果、怖輪迴苦。

所學——四諦、十二因緣。

所修——五停心觀（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

數息觀、念佛觀，分別對治貪、瞋、癡

、散亂、我慢）。

所守——五戒、十善、具足戒。

所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或辟

支佛。

二、般若乘

轉煩惱成菩提

究竟——轉迷成悟。

方便——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所學——三科（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唯識（三自性、三無性、心有境無）。

中觀（緣生性空、二十二如、二十空）。

所修——六波羅蜜、四攝、四無量心、二德。

所守——菩薩三聚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

益有情戒）。

所證——菩薩五十一位（十信、十住、十行、十

回向、十地及等覺）。

三、金剛乘

即煩惱即菩提

究竟——即身成報身佛。

方便——四皈依、五訣要（灌頂、傳咒、儀軌、

導引、口訣）、三根本。

所學——四部密、四灌頂三瑜伽（嗎哈瑜伽、阿

努瑜伽、阿的瑜伽）。

所修——常修（七支坐、四加行、會供、布薩、

閉關、施食、供護法）。

反修（對治四迷惑）。

所守——十四根本墮、八支粗罪、五方佛三昧耶

戒、根本三昧耶、支分三昧耶、大圓滿

戒。

所證——虹身飛去、金剛不壞身、十三地半。

五身、五語、五意、五功德、五事業。

每當研讀經論或註解時，由於根器愚鈍，總無法領會其要義，似懂非懂，無法深入。特別是密宗之經續，很奇怪，每經一師佛提綱契領地開示後，才能領會其義，且能融會貫通，所得之功，遠超累劫修持，因此堅信一師佛親證般若及善巧方便之恩德，誠不可思議，猶如釋尊金口一開，其弟子皆證羅漢果。筆者懇切地期盼師兄們能掌握每次聞法機會，聞後再配以思與修，菩提之道，定無功用行，任運而成。

捐助本刊芳名（台幣）

蕭永美 葉文宗 胡仰奕 何正興 鍾敬堯 鍾政哲
宮振國 顧孟坪 尚青山 鄭許萬各捐一〇〇元 洪秋
金 黃志呈 漏失各各捐五〇元 譚健祥捐美元五元
吳周幻捐敦珠法王與金剛乘學會紀念冊五〇〇元

皈依與信心

台北學會教理研究班
楊東賢整理

一、皈依與信心的重要

學佛的人如果想要開啟八萬四千佛法之門，只有依靠皈依一途；而能夠進入皈依之門，就要依靠「正信」。因此在皈依的開始，能夠在自己心中生起堅固的信念，實在是最重要的。

二、信心的分類

「信」依程度的差別，華嚴經說為十種，現在祇說分為三種：(一)為淨信，(二)為欲信，(三)為深信。(一)所謂「淨信」，是指有的人到了寺院精舍看到了佛像、經典、僧侶而產生淨信之心，或者見到師父並由師父開示佛寶、法寶、僧寶的可貴及好處而產生清淨的信仰，這種信心雖然可貴，但仍然缺少慈悲心的配合，因此稱做「淨信」。(二)所謂「欲信」是指有的人聽到了輪迴及惡道之苦難，因而生起想要遠離苦難之心；或者聽到涅槃及解脫之快樂而生起能夠得到之心；或者聽到佛法的好處，而生起想要修行之心；或者眼見到罪惡，及過失，因而生起想要斷捨之心，由以上幾種心而信仰三寶（佛、法、僧），皆是「欲信」。(三)所謂「深信」，是指有的人能夠深刻了知上師及三寶特殊的功德及加持的力量因而能夠專一心志，篤誠精進，於一切時間、一切處所，知道上師三寶為無上的皈依處，因此無論受苦、受樂、生病

、乃至死亡，都能對此皈依的上師三寶沒有疑惑，深切的知道只有皈依上師三寶，此外沒有其他念頭，這種信仰稱為「深信」。

鄔金寶蓮師曾說：「如果你的意識清淨，則能得到一切加持。」所以，信心是能夠生出一切好功德的不一種子。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信心，就如同種子為火所灼傷，如何能得到加持的果實？

三、七聖財以信為第一

佛經上說：「信」是七聖財中的第一種。七種聖財是信、戒、聞、慚、愧、捨、慧。這七種聖財，才是真正的財富，是別人搶不走的。而又以「信」為最重要。因此，上師三寶雖有不可思議的大悲加持，然而能夠得到加持進入自心，要依正信誠敬的程度。自己若有上等的正信誠敬，則上師三寶的大悲加持，亦變成上等；若有中等正信誠敬，則上師三寶的大悲加持，亦變成中等；只有下等正信誠敬則大悲加持只能得下等而已。一個人的心內若無正信誠敬，縱然遇到佛陀，自己亦得不到受用、利益。

是故當知今日只要誰能專一心志，正信誠敬，祈請師佛加持，那麼師佛就會賜給不共的加持。因為師佛的大悲心是沒有親疎的分別。如頌云：「誰深信作意。牽

尼往其前。灌頂垂加持。」這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若能深具誠信，則師佛的大悲加持決定會跟隨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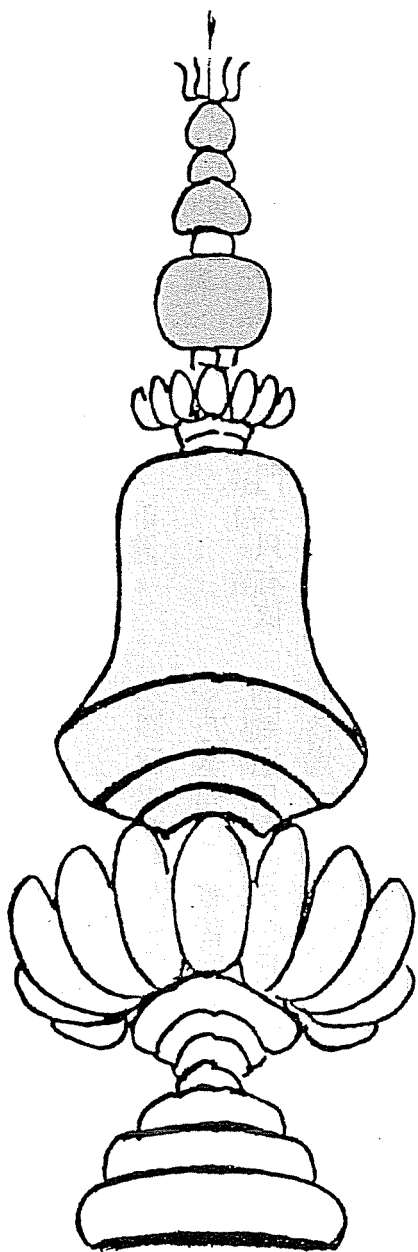
四、一個西藏的故事

從前西藏中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他的兒子常往返印度經商。老母告訴他說：「我聽說印度金剛座，是佛陀悟道的地方，你必須爲我從印度請回佛的法寶，供我頂禮膜拜，以種福德。」如是經過多次叮嚀，然而她的兒子卻忘記得一乾二淨；後來有一次，她的兒子又將去印度，他的母親告訴他說：「這一次你若不爲我將法寶帶回，我將在你的面前自殺而死。」她的兒子到印度經商後，返回藏地，但仍然忘記請回他母親所交待佛的法寶，一直到將要抵達家門的時候，猛然才想起來。心想：「如果這次不能將佛的法寶請回，老母必將自殺。」不由恐慌起來，便左右觀看，恰在路邊看到有一狗頭骨。於是便拔出狗牙，用很好的綢布包起來，帶回家裏

，給他的母親說：「這是我從印度請回的佛陀的牙齒，你要好好供養禮拜。」老母非常高興，將這牙齒視爲佛陀真正的牙齒，起正信之心，恒時不斷禮拜供養。後來，這牙上竟生出許多舍利。這位老母在臨終的時候，天空上亦現出彩虹，天幕等等殊勝的感應。爲什麼狗牙上會生舍利呢？這並不是狗牙本身具有加持力，而是因爲這老母能具大信心，認牠是佛陀的真齒，因此佛陀的加持力進入狗牙之中，令與佛齒無差別，因而能夠孳生舍利。

從前有一弟子，直呼阿底峽尊者之名。而說：「請給我加持。」尊者回答說：「弟子，請現誠敬信心。」這也是說只有正信誠敬，加持才能進入自己心中。因此前面說到要進入皈依之門，必須深具信心。具了信心，進而才能受用到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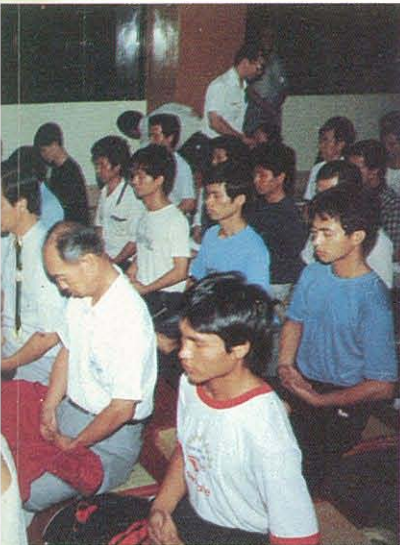
五、問題探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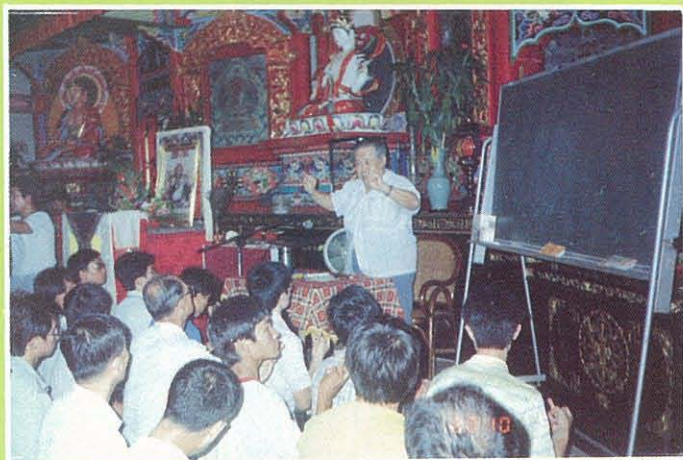
七七、七、五十五盂蘭超度法會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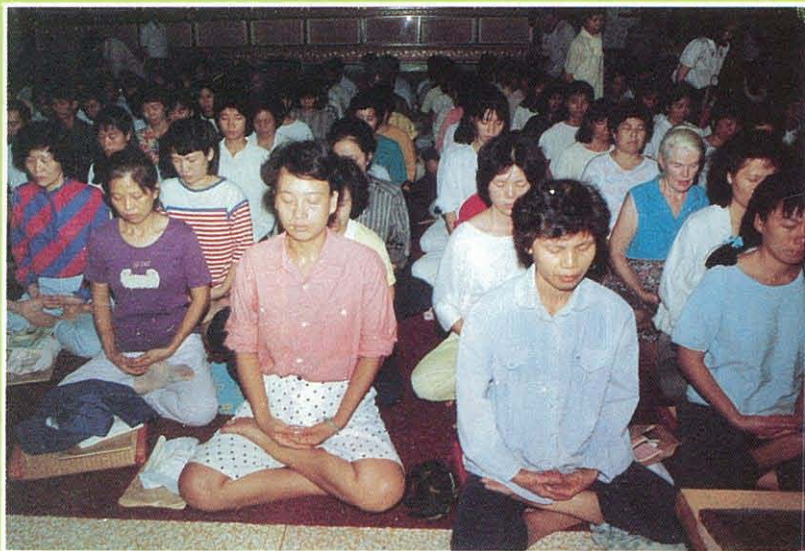
坐 靜



台中學會傳授靜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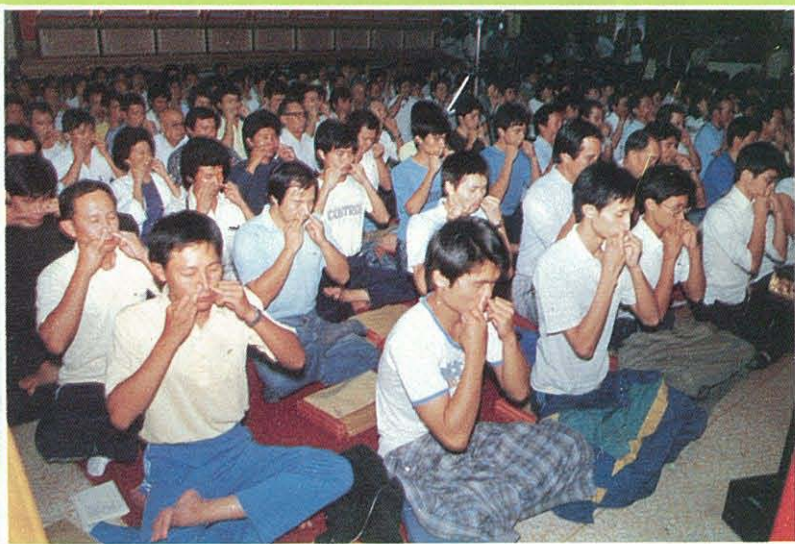
指示九節佛風



七支坐之訓練



練習九節佛風



七支坐之實踐與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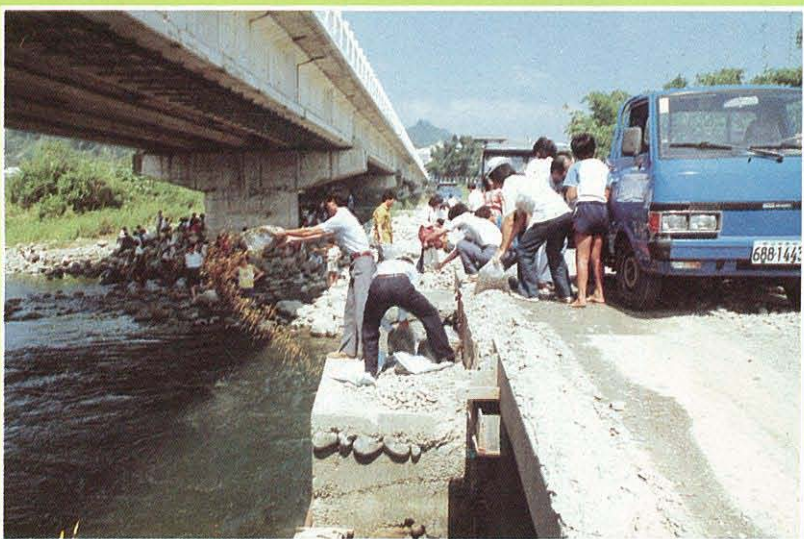
放生



台中新會所 法王
主持開光之四週年
紀念舉行大放生



浩蕩出發



放下便是

普賢王如來九乘

湯德轉世著
黃毅英譯

譯者序

年初，上師回港，以郭元興之「普賢王如來九乘差別略義」示諸學人，並親作科判，我輩嘆未曾有。普賢王如來九乘乃寧瑪派特有之判教，聞者，可知寧瑪及一般佛法之梗概。今偶拾無垢光尊者龍欽心髓前行英譯本，後亦有述及普賢王如來之九乘，以見、修、行、果判之，乃思譯出，以作烘托 上師之開示也。

該譯本為西藏文藝圖書館出版，由多筭青尊者座下之湯德轉世譯。後附之普賢王如來九乘介紹，乃取材於無垢光尊者（即龍青巴）之經論者。於此譯出，俾作參考。

九乘：覺悟諸道之導引

佛法中不同傳統乃表弟子中之不同根器。於寧瑪傳統中則分之為九乘而以大圓滿、或阿的瑜伽為最高，他則為此之前導方便。以弟子中有不同之根器故，亦有不同道以配合該階段之修法。

九乘之中，第一之聲聞與第二之緣覺乘皆屬小乘。其訓練純屬建立純正的道德紀律。第三為菩薩乘。於此

，行者在於建立正覺心，以利樂一切有情。由此以後則屬大乘。前三乘又稱因乘，以行者所作只為建立覺悟之因，亦稱爲對一般根器衆生之下、中、上稱道。後六者，包括作密、行密、瑜伽密，與嗎哈、阿奴及阿的瑜伽，爲入密道之範圍。其涉及者乃清淨諸法之現像。前三者亦稱外密，後則爲內密。此等均爲果乘，以直入道之果故。此爲相應於特殊之根器者。

於嘉波兮魯迦續中云：

「以因乘能明瞭

心即成佛因。

以果乘則觀察

心本來是佛。」

以因乘，心能積集資糧，而以修菩薩行，果即現前。以此之故，心只爲果之因而因爲先，果爲後。此即名爲因乘。

密六乘之見爲心之本性，亦即最後所得者，即果，而自無始來，即於心中，只被習氣污染耳。若將之清淨，對自性之覺即現前，此亦即最後之果。以此中無先後之分別。故名爲果乘。依功德之廣大與修法方便之捷速

而言，則後六乘較前爲殊勝。

甲、三因乘

一、聲聞

見：以二種無我故，瞭知人我空，而以執著意識故未瞭法我空。

宗：以自力修輕安。

修：守自利八種戒，卽一、八關戒，二、近事男戒，三、近事女戒，四、沙彌戒，五、沙彌尼戒，六、正學女戒，七、比丘戒，八、比丘尼戒。

行：以止（奢摩他）使身心宜於修持，如以厭離對治貪欲，以數息對治散亂及修四念處觀，觀身爲不淨、觀受爲苦、觀心無常及觀法無我。

又觀四聖諦及十六心行等。因瞭解苦爲病，以道爲對治之藥。以滅苦爲道而得智。

果：分預流、一來、不還、無生（梵音爲阿羅漢）

等四果，更分四向四果，共八也。

二、緣覺或辟支佛

見：辟支佛悟人我空，雖知法無我然實執於瞬時之意受。

宗：以自力證悟。

修：守別解脫戒。

行：觀無常、四諦及聲聞之十六心行。復次，觀順逆十二因緣等。

果：以一百劫，緣覺佛以一座圓滿四加行、由煖法乃至忍法，直至無學位而得阿羅漢果。

三、菩薩

見：證法我空。

宗：以利他證覺圓滿。

修：修布施、持戒、安忍、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及修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按佛法正解而修並促他亦如是行。

行：修二無我及三十七助道品。三十七助道品者：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及八正道。

果：歷三大阿僧祇劫於自利處圓滿正覺、成法身，於利他則於輪迴空前現報身及化身利諸有情。

乙、六果乘

以多種較量言、密道較顯教爲勝。於三法鏡論云：「終極爲一而無障處；

多種方便而無難處；

專爲上根利器者故；

陀羅尼之乘爲最勝。」

密乘與顯教之目的皆一，以圓滿正覺，然於密法之道中，觀輪迴一切諸法均爲清淨，而爲行者道上之助緣。以諸法本來清淨及以道之果爲修故，無因乘中對法之染執、無取某法而捨某法之分別。密乘綜合不少適合不同根器之方便，故避免如捨身等顯教中之苦行難行。密

道乃爲上上根智人而設者。

欲入金剛乘者，必先直接親近一密宗上師，須瞭知其爲一切密法之大導師。以得圓滿之授權、灌頂、教授故，則能以一期得解脫。入密法之先爲應得授權，此涉及不同程度之儀軌和觀想。未受灌頂妄自修法是不應爲者，又涉及一系列誓句，首要爲不中斷修持之三昧耶。亦應進入密壇之正式修法，包括生、圓二次第，內有持咒與儀軌、直至嫺熟。如是次第圓成而得最後果。此卽爲修密之一般方式。

一、外三密

於寧瑪自生密續中云：「外密有三，作密、行密、瑜伽密。」

作密：

見：諸法平等、空有無二，而於修法時，從主乞悉地。

修：主要涉及身、語之儀軌，如沐浴自身及住處等。並涉及詳細應食與不應食。

行：於作密中，行者不以自身爲本尊，然於某些法中以「六聖者」之法觀己爲聖界，其中涉及觀察當下與當體之境界。一般則於面前觀想本尊，以僕人身份迎請而作供養、並引歌讚頌等。隨卽觀想本尊之身、語、意及刹土，從本尊收放光明加持自身，並有所禱，念誦與安住等。

果：於七至十六世中得「三學金剛持」身。

行密：此見與瑜伽密同而修則類作密。

行：本尊迎於面前，而自亦爲聖者身。故身份爲友伴或兄弟。修法則爲念咒與入定。入定有二：有相瑜伽與無相瑜伽。有相瑜伽者，以專一觀想本尊、種子字、手印及形相等。無相者不作此等觀想而任運住於法性中。

果：於七世得金剛持身。

瑜伽密：

見：諸法離一切戲論，故發放空明。於外示相，諸法則爲諸佛壇城及法性之加持力。

修：以沐浴及啖食特殊之食物等爲道之助緣，而主要以入於本尊而修利有情事。

行：同上，具有相及無相之瑜伽。有相者，以五功德修本尊。此五者爲：月墊表淨土、種子字表本尊語，所持法器表本尊意、本尊相好表本尊壇城而智慧尊（觀於本尊心間者）表本尊智慧。其中亦包括四種神通。如下：一、本尊眷屬爲觀想之神通，二、灌頂爲灌頂本身之神通，三、以手印配合爲加持之神通及四、獻供、讚頌，持咒爲供養之神通。如是召請本尊融入，以四印令堅住，於正行中獻供、讚頌、持咒已，則將本尊送回覺境。無相瑜伽則住於法性之本等住上。以平等性與

本尊無二，俱爲無上智之顯現故，而得加持。

果：於三世在莊嚴光刹土成佛。

二、內三密

於自生密續中云：「內三續者，嗎哈、阿奴與阿的。」略言內密比外密較勝者如下：

首先，外密諸灌頂均集中於瓶灌，而內密更有密灌、智灌與名詞灌。以見而言，外密分別二諦，而內密瞭知其爲無二。以修行言，內密以一切本來平等清淨，故無取捨。不捨貪、瞋、癡三毒而用作反修。貪用於空樂無二、瞋用於空明無二，而癡則用於空覺無二。修二次第之無分。內密行者觀成本尊與佛母雙運，以表方便智慧相融，此爲外密不能如此修者。

復次，於內密中，受用五肉（牛、犬、象、馬、人），五甘露（大香、腦、血白菩提、小香）而離染淨之分別。此等均不於外密見者，以此之故能一期而得正覺之果。

嗎哈瑜伽

亦名爲父續，主爲觀想，餘均次要。修法以觀幻化身爲勝義諦之方便示相，以內能量修圓滿及事業法以降伏不喜佛法等。此法專爲對治瞋心及分別心熾盛者。

見：一切唯心造而於法身中空有無二。以此世俗諦爲一切心、語、行顯現於金剛身、語、意之壇

城。

修：父續之修：包括以無染收攝萬法以受用，而於五肉五甘露等物，無分取捨以爲助道。

行：以觀一切爲本尊及刹土，與清淨蘊、界、處，觀修樂、明、無念之無上智。

果：於一期得圓滿覺性。

阿奴瑜伽

亦名爲母續，將重點由生起次第之方便，而轉向圓滿次第。從空明放射瑜伽，及攝收大樂之方便以成。於密之四事業中，主要修懷愛法。此法主要適合貪欲較重而有身體運動之能力者。

見：一切生起者均爲三壇城。一切即時顯現之本性壇城爲修持之陽份、普賢王如來。此離二邊之空性自無始來爲元始壇城，即修持之陰份、法界大自在母。二者雙運無別爲菩提心壇城。此生之大樂觀爲二者雙運所生之子。

修：主要觀修一如之自性。

行：一切情器自無始來，均已於諸尊壇城中得覺。由集中觀想轉爲以脈、氣、點之瑜伽修樂、明、無念。阿奴瑜伽又分成就與方便二法。成就法者生起無分別，元始覺性觀修實性。以「文字」、持咒觀想，情器乃諸佛壇城，如魚躍出水面的於自心生起之方便法，則以「上門」之頂、喉、心、臍、腹、密之四或

六輪漸道，或以「下門」和合之捷道，修元始覺性之雙融。

果：於一期獲圓滿覺。

阿的瑜伽

亦名爲大圓滿，爲清淨平等之大元始智，不爲假施設分別所染，一切法之終極自性，而爲諸乘之頂。此爲最上根最利智之修持。

見：行者瞭知輪涅諸法均是自生法身之元始智慧。一切唯心所顯現，以本來無有故，均爲虛幻。諸法無分別平等。於無始來，本如是而爲三身。心之空性爲法身、明之放射爲報身、無緣大悲爲化身。

修：大圓滿之修爲無取捨，了悟萬法皆爲法性本體。

行：大圓滿依三部續。一、心部：以分析顯現法身之自覺。二、龍部：以無修契入法之實性。三、口訣部：以自身光明住於無始以來離取捨之實性。於龍青巴尊者宗義寶庫中將大圓滿三部如下劃分：

「於心部，萬法皆爲心之遊戲，如鏡現之像。於龍部，本生覺性與其展現之法自無始來均清淨解脫故，心與示相皆爲無有。於口訣部，則離較量而本自空明，直入心要，如針灸之直指患處。」

行者先須以前行作引導，繼而經灌頂入本生覺性。於此即可修大圓滿之正行。首先無修整住於本來清淨境地，名爲且卻（立斷）。繼修妥噶（頓超），此包括六種成就要訣。

一、身，二、語，三、意，四、生門，即眼，五、生地、即境及，六、氣覺。於此，染污得淨而生四功德。一、直契真如，二、生覺觸，三、生光明，四、將一切落入法界。行者先契入淨覺，而瞭一切之本性，最後一切幻執，皆得清淨至實性中。於此得四堅信：不畏地獄、無求果、無求得與將喜欲清淨至一如。

果：於此，一切圓成而住於普賢王如來之正覺中，而得本來清淨解脫。

捐助本刊芳名（台幣）

熊式中	鍾棟湘	張秀滿	劉錫清	劉靜儀	劉立德
林素貞	游清江	張永和	蔡麗華	尤伯忠	蔡承利
蔡佳璋	蔡金蓉	劉憲宗	張惠玲	曾正德	于德鴻
詹宜容	陳惠華	方傳松	李志智	楊維仁	林婉綺
鄭添丁	李徹	林景煌	洪青	洪士良	陳綉珍
李宗南	高錦	林永昇	吳慈榮	羅宇授	各捐一〇〇元

本會法訊

鍾棣湘

逢星期三晚上七時至八時卅分，定時開示「卽身成佛之理」講座，日前已告圓滿。以第一輩班禪喇嘛，羅桑卓之贊青（漢譯善慧法幢西元一五六九——一六六二）所著「菩提道次第訣要」，爲密乘修行之最好參考書，用以銜接。其他如「密呪道次第寶鬘釋」、「四法寶鬘」、「心經密義闡述」繼續開講。

曾經有人以爲現在風氣所趨，語體文大行其道，季刊應全部改體，或改用多少，以資普及。上師認爲孔子「聖之時者也」，現代高僧大德，多已改用語體文，讀者稱便。但季刊之印行，是以誘導本會同學於佛教經論得以深造爲目的。而顯密經典，全是文言（禪家語錄，有些例外），既無人加以語譯，將來同學，祇識閱覽季刊，對經典茫然不識，如最近港會大量以「佛經選要」向大陸贈送，以救濟其佛典之荒。結果全部拒絕，以不識閱「繁體字」故，因此決定文體不改，且發動各人研習經典，此一喚後，於是楊焄暉、周德等舉辦研讀「瑜伽師地論」，以陳國政總其事，請王俊雄作顧問，兩周一次備詢，現已進入第五階次矣。

台中學會於十月三日至七日晚上舉行西藏密宗靜坐法傳授，參加者計三百五十人，無法容納，部份聽衆祇好站立門外，情況熱烈，十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舉行一髮母護法灌頂，報名者必須已受二級灌頂，始可參加。

十月廿二日至卅一日，台北會舉辦台北金剛乘學會十三週年紀念，此十天內舉辦活動計有：十月廿二日至廿六日每晚傳授西藏密宗靜坐法，廿三日觀音放生大法會，廿七及廿八日晚上開示十四根本墮，限已受密戒者始得參加，結緣灌頂者，不得列席。廿九日觀音誕乃台北學會十三年前始成立之日，是晚舉行蓮師大會供輪，卅日舉行彌勒菩薩結緣灌頂，是日中午公開素宴，歡迎各會員携眷參加，更有法寶、墨寶等義賣活動助慶。彰化八卦山全興幼兒學苑陳慧芬居士，以會學西藏密宗靜坐法，曾得法益。乃集合親友六十人請求傳授，上師許之，定於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晚前往傳授。地點是彰化市寶山路二二六巷二號。電話：（〇四七）二二六二二八號。

上師兩個月來，前後舉行三次靜坐講習班，主要是應各人各地之請求，利益衆生，完全是懷著菩薩心腸，濟世觀念。

敦珠法王與金剛乘學會一書，由密乘出版社印發二萬本，免費送與海內外會員及密宗各界人士結緣。敦珠法王法體將於明年一月中旬運返尼泊爾新建之廟，奉安入塔，永久供世人膜拜，此塔廟爲佛母所建，尼泊爾王室所贊助，近白塔旁。聞法體東返後，不丹國王室堅持要在該國供養，利益有情。

敦珠法王與金剛乘學會一書，十八開版，以銅版紙印刷，圖畫精彩，中英對照，並列藏文，主要以彩色圖片介紹法王與上師之因緣，從一九五九年上師到

金剛乘學會超度法會紀盛

鍾棟湘

台中金剛乘學會舉行「那也東初」超度法，「那也東初」藏音法名，義譯爲「摧滅金剛地獄」。地獄名爲金剛，以一死即墮，或生時已墮，墮時無間；受苦最慘；苦時無間。此法之緣起：爲劫初有海螺珠師徒，互起殺害之心，生大瞋恨，同墮金剛地獄。普賢王如來化爲金剛薩埵，見而憐憫之，親下金剛地獄；爲說此法，使之脫苦。

師祖敦珠法王上世已得此法，極爲相應。三十年前吾師劉銳之上師趨赴印度之曠林邦求法，蒙賜傳承，此法當然是其中之一，歸來而後每年清明及盂蘭節分在港台學會修習此法，以福利幽冥。

此法之所以得摧滅金剛地獄之名者，以法軌中有於百字明後加誦滅三惡趣呪，並滅惡趣種字等甚多，殊勝無比。且有於修法後，在晚上或夢中，得先人傳言，已得超度，師誠不准亂說，因此不贅。

台灣各學會上年亦曾修習，受惠者不少，故今年聞訊，報名受超度者踴躍非常，計有九百九十多位，由上師親自主壇，參加會員及來賓三百多人，情況熱烈，上師依儀軌修法，衆人皆齊誦百字明，爲亡者除業障，壇城簡單而隆重，所有布置，是供亡者之所需，在壇城之正面空間，懸一寶幢，表亡者身在所依，右爲帶葉之竹，表手持所依，左爲圓鏡，表心所依，下爲蓮座，表

坐所依，蓮座下書亡者之名，表口所依也；兩旁書有兩行藏文字，左爲六趣種子字及右爲六趣成佛真言。桌上陳設燈燭、鮮花、果品、祭品以供，獻飲食後，衆人皆站立起來，奉有祖先者脫法衣，恭敬禮拜。法會於晚上九時圓滿結束，各人皆歡喜離去。

密宗紅教超度法，非常殊勝，前清王室祭祖，雖請黃教喇嘛主持超度，但亦指定採用此法，其殊勝可想，可惜清朝以前，一向禁止流入民間，以至未能公諸於世，直至民國，信仰自由，始有普及。現在西藏變色，大部份活佛流亡海外，密法不絕如縷，思之闐然。

有於此超度法，提出疑問者：以人之初死，神識模糊，不知何所依止？若密宗之拋斡（藏音，義爲遷識，謂將亡者之第八識，遷至佛刹土）法，或中陰救度法，均應有效。今則諸亡者，死去多時，彼等當已轉輪迴，何必超度，超度也未必有用？答以當然！死時爲之修法，承佛菩薩威神之力，馬上見功，所謂法力不可思議者也。今者仍可補救，何以故？佛典所說：人之死也，墮中陰身（亦稱中有身），七日一變，七日分爲兩半，前三日半，照上世身計算，後半照下一世身計算。生天或墮地獄之計算，他等一日短者如人世間一日，長者一日爲人間五百年，由此算之，仍可趕及也。

認識劉上師緣起與參加靜坐班及所得成績

黃同孫

釋尊說「諸法因緣生」凡世間一切事物，必須因緣和合而成，即以本人與劉上師認識而論，亦極偶然，茲述其緣起如後：

一九五三年秋，因替小兒維栳物色中文補習教師，得先師區樹德先生介紹，獲識劉上師。蓋當時劉上師在周醫生處替其子補習中文，而先師則爲其補習英數各科故也。以此因緣遂與劉上師認識。其後維栳得劉上師引導，皈依密宗，并於一九六三年二月間，領本人夫婦至堅道金剛乘學會，接受長壽佛灌頂。

一九六八年三月，維栳復領本人夫婦至洗衣街學會接受四臂觀音灌頂。學會遷至洗衣街已數年矣，而維栳亦早已接受密灌。該年九月間，維栳獲英國茜皮露茜醫院錄用爲男學護。在辦理離港手續期中，維栳常領本人到學會，時適劉上師開辦第十一屆靜坐班，及天臺小止觀，與密法講座等法會。而維栳本意，是在其離港期間，遇劉上師講授密法時，由本人替其造筆記。以此因緣，遂得聞密法，及修習靜坐。記得參加該屆靜坐班學員，還有談延祚與陳建強兩位師兄。

其實，本人並未有報名參加該屆靜坐班爲學員，不

過因陪同維栳到會協助，及指導新學員進入會場就坐等，本人亦立在一旁，作旁聽生而已。及至開始實習，維栳叫本人至佛壇內取一坐墊，與各學員共同實習。查該屆學員有四十餘人，而洗衣街會址，地方淺窄，因此連佛壇內亦坐滿學員，本人亦是其中之一，坐於佛壇內，與各學員共同實習。

實習初期，由於本人年事高，已達耳順之年的關係，姿勢方面，與毘盧七支坐所要求之標準，相去甚遠。既不能結雙跏趺，即單跏趺亦未符合標準。當時之坐姿，是以一膝蓋著地，而另一膝蓋離地高豎數寸，須置毛巾或其他物品於其中，使離地之空位與膝舖平。此後勤於修習，從無間斷，而坐姿亦略有改善。一年後，不獨單跏趺坐已符合標準，且亦能結雙跏趺。想自開始修習靜坐至今，已歷十餘寒暑，每天除靜坐結雙跏趺外，即修持密法，其坐姿亦是如此。所以每天結雙跏趺坐時間，至少亦超過兩小時。

許多新學員，往往對雙跏趺坐，視爲畏途。其所持理由，是坐後不久，便產生腳痛腿麻等，其實彼等尚未明白，修習靜坐，是修脈、氣、明點。修習初期，脈絡未

通，上述弊端，在所難免。倘能持之以恆，每日依時修習，經過相當時間，定能將困難克服。語云「通則不痛」非虛語也。

本人從來體弱，更易患染傷風感冒等病。自修習靜坐後，此等病魔，已逐漸遠離，至今差不多數年，未有受其侵擾。修習靜坐，能使人健康長壽，證以本人之經驗，確是信而有徵。劉上師常說本人對修習靜坐，是於芸芸學員中，有成效其中之一人，但不要自滿，應更為努力，不可懈怠，以求達至更佳成果。且靜坐亦分各種不同境界，從靜慮而達止觀，從輕安而達樂、明、無念。凡此種種，豈有倖致。上師所言，深銘肺腑。因此本人亦借上師勉勵之言，以與後學者共勉。

新書預約——西藏密宗靜坐法廣論

西藏密宗靜坐法，為劉銳之上師於香港及台灣各金剛乘學會，傳授學員，十餘年來，度人無數，不獨以此授人，更以此自行修習，緣是之故，不斷修習，遂有不斷的進境，在「悔其少作」，絕對公開之下，多年來出版了：

西藏密宗靜坐法概說

西藏密宗靜坐法詳釋

此二者於健康長壽之說，實已不厭求詳；而於修道證果之說，則尙未細及也。

但有等隨學靜坐，已十餘年，能金剛跏趺，二小時而自若者。更已從學密宗，且受高法，請求於靜坐深造，故不能深閉而固拒。「由定得慧」，為古今不易之名言，若云「定慧同時」，似非我輩實踐瑜伽行人，所應有此。

因此在計劃「深造」，先定其前行：名之為「靜坐進度三階段」。

第一階段：熟習七支，謹守禁戒。

第二階段：通達基本認識，及特別注意。

第三階段：能調細慢長之息，能觀現拙火，久坐不麻。

近年不論港台，於每屆傳授之後，均以「若過一年，本屆同人，能有十分之一，達到第三階段者，當無其他條件，為傳深造。」門已洞開，惜至今仍無叩門者。

其深造也：在共法則為九次第定；在不共法，則為氣入中脈，需知密勒日巴祖師之成就，則為氣入中脈，拙火升起，心氣無二而已，廣論已略及之。

平裝一冊定價台幣：一〇〇元 預約七〇元

預約期即日起至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止，以郵截

為憑。十二月三十日出書。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二二—〇 密乘出版社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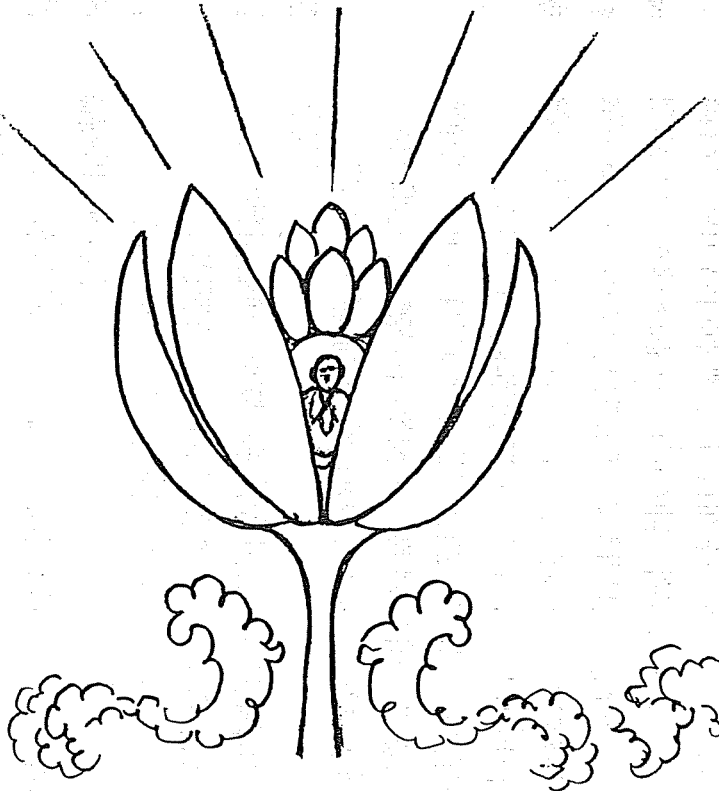
電話：〇四—三二五三四—〇

通訊處：台中郵政信箱一二九八號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will not impede him from having a second chance to avoid the life-and-death trap during the bardo-stage. In the circumstances previously described, the practitioner could immediately visualize the union of the two yidams instead of seeing them as the living couple having intercourse. In this way, this practitioner in the bardo-stage will immediately be attracted by the yidams to the pure land. This is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reversed cultivation". To cultivate on the method of embraced bodies requires stringent prerequisite; its theory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and it necessitates strict observance of precepts.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reversed cultivations" such as working on a deity in the wrathful form. To work on anger can lead to the removal of klesas. To work on "ignorance", dream yoga is meant to direct one's subconsciousness towards Amitabha's pure land. Furthermore, "conceit" is regarded amongst the five poisons. But, esoteric training permits one to cultivate "Buddha-pride". A long stretch of years of seeing oneself truly as a buddha or a bodhisattva will turn the illusion to the realizable. The practitioner's inner nature will undergo a transmutation towards buddhahood.

(To be continued)



translation).

The "Precept Sattva" is also called the "Oath Sattva", namely, a practitioner has to make an oath to himself that he is determined to attain buddhahood by visualization: "sattva" in this context refers to the visualized transformation-body. The seventh consciousness engages in a constant investigation and reasoning originated from its inborn ego. This will obstruct a practitioner's attainment for buddhahood. The way out for the practitioner is to imagine from his heart the emission of light to Akanistha, the highest of the material heavens, wherefrom Avalokitesvara is invited to come as a "Wisdom Sattva".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Alaya-vijnana) means "the storehouse which can store whatever that is supposed to be stored (Hsuan Tsang's transla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is is to cultivate dhyana which will result in a "Samadhi Sattva".

I.5.5. The reversed cultivation.

The T'ien-T'ai school classifies all delusions and illusio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e is illusions from perception and thought (the part from perception covers illusions on real self, on eternal self after death, and on extinction of self at death, etc., the part from thought refers to desire, anger, ignorance, conceit and jealousy). Another is the dust-sand illusions, meaning that sentient beings' illusions are as subtle as dust and sand which obstruct bodhisattvas' efforts of deliverance. The third is avidya illusions, or illusions obstructing the Middle way; namely, these illusions block the way to the true reality.

Unlike those of the exoteric schools, the esoteric practitioners may choose to base the cultivation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ire, anger, ignorance, conceit, and jealousy. This is called "reversed cultivation". For example, the "yab-yum" necessitate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union of male-and-female yidams (deities). To understand this, we should refer to the bodhisattva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sa-sastra in which the conceiving of a bardo is described. A bardo is a being that is in the intermediate existenc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When a bardo notices the coitus of a living couple, it will get emotionally involved with the partner of its opposite sex and intends to replace by force the partner of its same sex. Immediately upon the rise of this thought, the bardo concerned is dragged into a womb, whereby entering unwillingly and once again into the life-and-death cycle. If, however, a practitioner in his/her life-time has cultivated "yab-yum", his failure in

effect of controlling the six-sense organs in order to make feasible the continuity of pure thoughts. Some similar teaching methods can also be found in exoteric schools. An available example is the Gatha that praises the Buddha Amitabha in the Smaller Sukhavati-Vyuha:

"Amitabha of Golden Body,
 shinning and lighting to the unequalled extent,
The White urna curling around
 Five Sumerus,
The blue-red eyes translucent a
 Four Seas,
The light yields hundred of millions of Buddha images
 Also innumerable Bodhisattva.
Forty-eight wishes to emancipate the sentient beings,
 All nine grades are guaranteed with nirvana!"

I.5.3. Trikarmas, the Three Secrets, and Three Vajras.

Buddha Sakyamuni has deemed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as the trikarmas. To give an example, the body karma exhibits in three mutually exclusive manners: good, evil and neutral (to scratch the itches is a neutral karma, for instance). A tantric practitioner is required to transmute these "trikarmas" into the Three Secrets, i.e., the body forming a mudra (to sit cross-legged is a mudra), the speech being involved in mantra, and the mind being engaged in visualization. Moreover, there are the blessings of the Three Secrets. For example, a practitioner of the Dharma of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may take an Avalokite-svara posture to sit, the heart of his mantra for chanting, his presentation for visualization. The practitioner may further imagine being given, by the Bodhisattva, "the blessings of the Three Secrets", leading eventually to the "yoga of the Three Secrets". Only when one has visualized oneself as a yidam ca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hree Vajras (body, speech and mind) take effect.

I.5.4. The Three Sattvas: Precept, Dhyana and Wisdom.

Exoteric schools ascribe the sixth, seventh and eighth consciousnesses as "mind",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whereas esoteric practitioners view the three consciousnesses as the three Sattvas of precept, dhyana and wisdom respectively. The sixth one is the "mind consciousness", the seventh is the "Manas (thought-centre) consciousness", and the eighth is the "Alaya consciousness". "Sattva" means "sentient beings" (according to Hsuan Tsang's translation), or "all the living beings" (according to Kumarajiva's

I.5.2. Technique in controlling the six sense organs.

The six-sense organs (eye, ear, nose, tongue, body and mind) can perhaps be simplified as trikarmas (body, speech and mind). These may turn out to be the ten virtuous acts, on whose path Sakyamuni delivered a lecture in Dragon Palace. There will also be "Ten non-virtuous acts" : deeds which reveal in "killing, stealing and lewdness" , thoughts manifesting "desire, anger and ignorance" , and words that reflect "lie, improper remarks, double talk and slander."

To hold to a dharani is the best way to reducing the speech-karma. This is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by the esoteric school. Mantra and dharani amount to the same thing. A mantra is allowed to chant only if the person has been initiated by a guru. Buddha Sakyamuni says, "The effect of the Dharma is incredible, that of vows is incredible and so is that of mantra." This shows how important a mantra may be. There is a common saying that "illness slips into a mouth, whereas troubles slip out of a mouth." To avoid the aforementioned, one should note the poem of the poet Bai Chi-I in Tang Dynasty,

While walking, chants Amitabha
While standing, chants Amitabha
While sitting, chants Amitabha
While sleeping, chants Amitabha
Hundreds of thousands chants
Still "Amitabha!"
Should a wise man laugh at me,
Reply with "Amitabha!"

It has been mentioned in the Surangama-sutra, "An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six-sense organs will result in the continuity of pure thoughts." To this end, the esoteric school has suggested a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me as below.

First, a guru initiates the practitioner by introducing a "yidam" (the fundamental deity) into his body in order to dispel his karmic impediment, to give him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o offer him a share of the achieved Bodhisattva's virtue.

Next, the practitioner worships the "yidam" now in the shrine. His eyes gaze at the "yidam", the tongue chants mantras, the ears listen to the sound of mantras, and nose smells the incense, the body reveals the mudras, the mind concentrates on the visualization, all these amount to the

by the name of Jetsun Sengge Wangphyug prayed intensively for an award of superior dharma in front of once Vima's residence by chanting Vima's name. Vima did appear to empower him. lived together for three months and taught him the mind-transmission before he left.

I.4. The difference in the founders' chosen cessation.

Three months before his Nirvance, the Buddha, sitting underneath a huge tree, told Anada his impending death. Subsequently he, together with his disciples, proceeded to Salavana outside of the city of Kusinagara, where he lay down between two sala trees. The Buddha entered samadhi leading eventually to Mahaparinirvana, the great entrance into perfect rest. the remains generated fire for self-cremation, yielding numerous relics with the eight Kings came to collect them.

Guru Rinpoche took a somewhat unusual manner to disappear. He chanted "Hum! Hum! Hum!" which called in from the Heaven a horse, each leg of which stands on a Maharajadeva. The horse was surrounded by four bodyguards and apsarases. The people saw the Great Guru jumping on the horse, riding towards the sun and gradually fading away. It was said that Padmasambhava proceeded eventually to Ahru continent, one of the eight continents in the state of Raksasa.

I.5. Different Methods of cultivation.

I.5.1.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a guru: Exoteric practitioners take refuge only in the Three Precious Ones: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whereas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esoteric shool take refuge in the Four Precious Ones: Guru,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amongst them the guru must be taken as the mainswitch. For, only through the reliance on a guru, can a devotee be conferred upon with the spiritual power. That is to say, all the mantras, mudras and silas (precepts) will take practical effect on the practitioner if and only if they are directly taught by a guru. A sangha is supported to preach Dharma, so does a guru who is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a sangha. In addition, a guru has succeeded to certain transmission and unique method of cultivation, thereby providing a channel of lineage for an intended disciple. Hence, one must first take refuge in a guru prior to doing the same in the Dharma. Buddha Sakyamuni said,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possess Tathagata Buddhata (the Buddha-nature)," one which is naturally possessed by a guru. All these point to the fact that the guru is the swith.

Having preached forty-nine years, the Buddha made a prophesy before entering Nirvana, saying that a Sambhoga-Kaya will be born eight years later and will be empowered to teach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the Sambhoga-Kaya method of cultivation. Eight years later, Guru Padmasambhava, the founder of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was born and the legend runs like this: Indra-Bhuti, then the King of Urgyen, was badly in need of a heir. In addition to wide-spread alms-giving and cultivating goodness with a hope to be awarded in return a baby-son, the King also ordered his Dharma Minister in the Court Krishna Dhara (the fourth incarnation of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to search around the seaside of the Lake Tzu-min-don-tain and was reported to have sighted a child emerging from, and subsequently sitting cross-legged in the middle of, a huge lotus. The child was crowned as the prince and given the name Padmasambhava.

I.3. Divergent life-spans of the founders.

Sakyamuni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ure Nirmana-Kaya in the deliverance of this impermanent world. Because of the very fact of a Nirmana-Kaya that is ordained to take the form of a sentient being, the body must constrain itself within the life-expectancy that a sentient being can best have. This is why Buddha Sakyamuni must enter into Nirvana. This he did at the age of eighty years old.

Guru Padmasambhava had been experimenting and preaching the Sambhoga-Kaya cultivation since his emergence in Urgyen, India back in 877 B.C.. He was (in 750 A.D.) 1627 years old already when being invited by King Khri-srong-lde-btsan of Tibet to spread Buddhism there, and, subsequently in Tibet he established the rNying-ma (the Ancient)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 what is now understood as the "red sect" by nonbuddhist observers. After Guru Rinpoche's departure from Tibet by riding on a horse flying to the sky, a legend was recorded that he re-appear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inaugurated a "Dorje Phurpa" initiation to Hkhom-dkon-mchog-rgyal-po, the founder of Sa-skyapa, thereby establishing a Phurpa-sa-skyapa lineage.

The miraculous life-spans of the Great Siddhas can also be substantiated by the legend of Vimalamitra who was both Guru Rinpoche's disciple and teacher in different capacities. Vima (the uncontaminable as Professor Lu-Cheng so translated in his 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ibetan Buddhism) was already two-hundred years old when he was invited to Tibet, and proceeded to Wu-tai Mountain in China thirteen years later.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wards, a devotee to buddhism

Dhyani Buddha of the Centre), a Sambhoga-kaya, with a capacity of transmuting himself into a "pure Nirmana-Kaya" in order to release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from samsaric (worldly) existence. To this goal, he professed to preach. In actual fact, we are all embodied with Nirmana-Kaya. Sadly enough, we are so deeply contaminated with desire, anger, ignorance, conceit, jealousy, etc., to the effect that we can at most be deemed as "impure" Nirmana-Kayas. The great Guru Padmasambhava, esteemed as Guru Rinpoche, is a Sambhoga-Kaya whose function is to polish the cultivation, thereby professing to demonstrate the aspect of practical cultivation. A commonly intelligible metaphor can be obtained by looking at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training: The period of study and research may be deemed as one of Sambhoga-Kaya. The Nirmana-Kaya emerges as soon as a Teacher's Certificate is awarded; this is so because a buddha chooses to assume this body-form in order to preach effectively. This is what Buddha Sakyamuni did.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oretical teachings can hardly take any effects without going through, as mentioned in the sutras, a countless period of three great asankhyeya kalpas.

The esoteric school offers a comprehensive path: Both practical cultiv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re equally emphasized with a view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in one's life-time. Under this discipline, the six indriyas (six sense-organs: eye, ear, nose, tongue, body and mind) can be trained by simultaneously gazing upon the "yidam" (i.e. the visualized deity),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mantra" being recited, smelling the incense, reciting the "mantra", posturing the "mudra", and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visualization. This inward absorption of the six sense-data generates a spiritual power conferred upon the three Karmas-body, speech and mind, thereby making a vast progress on the way to the Tru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I.2. Divergent legends in the birth of the two Founders.

Buddha Sakyamuni, who had assumed a Nirmana-Kaya, was born on the eighth day of April (the Lunar system), two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en years ago (624 B.C.) in Lumbini Park in Nepal. He was born there because his mother, Queen Maya, guarded by the troop of royal attendants stopped off the journey at Lumbini Park on her way back to her own home city. After a bath, Queen Maya walked around under the sala trees. A prince was born from the right flank of the Queen while she was holding for support on a branch of a sala tree. The prince was, as later known, Sakyamuni Buddha.

people who resolve to pursue the studies. Because of this, the term "exoteric" is introduced to indicate the way of advocacy.

The esoteric school attaches a great deal of significance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a manner that the Doctrine is somewhat symbolized in terms of Mandala, shrine, Refuge Trees, etc.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esoteric school is one of the ten schools in Chinese Buddhism whereas there are a total of four schools as classified in India and Tibet.

The esoteric trainings cannot be made open to the public; it cannot be self-taught either. Defying this taboo, a devotee could easily get physical and/or mental hindrances. A contender is strongly advised to put himself under the strict guidance of an experienced guru. The audience in this Hall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the classes of the Tibetan Tantric Meditation conducted by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under my guidance have already been run, up till now, for forty-three sessions. All these classes are under the direct guidance of tutors. Not a single class depends its teaching on the use of television.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mouth-to-ear" tradition. This is the very nature of esotericism. Both Professor Lu-Cheng (a scholar on Buddhism) and Rev. Fa-Tsun (a well known translator on Tibetan Buddhism) had made claims that Guru Padmasambhava did not leave behind any writings. They themselves, however, failed to realize that esoteric teachings are conducted in the fashion of "mouth-to-ear" transmission, and hence one knows completely nothing about esoteric teachings if one is not under the direct supervision of a guru.

Why the esoteric schools place emphasis o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the Doctrin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on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Threefold Bodies, or the Trikayas, of a Buddha. These are the Dharma-kaya, the Sambhoga-Kaya and the Nirmana-Kaya. The Dharma-Kaya is not visible at any rate. The Sambhoga-Kaya, or "Divine Body of Perfect Endowment," reflects the stage at which a buddha's cultivation is still being adorned. This Body can transmute itself into luminous rainbow rays, gradually moving afar off from human sight.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Sambhoga-Kaya, the buddha emanates himself as a Nirmana-Kaya, who, embedded in the human body, is supposed to live amongst the rank and file for the sake of deliverance of sentient beings. For example, the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has assumed various Nirmana-Kayas in his role of helping the deprived. Sakyamuni attained Buddhahood aeons ago, he was then Mahavairocana (the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I)

- A public lectu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Dharmalaksana
Buddhist Institute, delivered
at the City Hall, Hong Kong.

By Lau Yui-Ch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Chen Fu-S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opic that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is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Generally speaking, we consider Buddha Sakyamuni's teachings as being exoteric whereas those of the Great Guru Padmasambhava as esoteric.

I.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otericism and Esotericis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can be illustrated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ifferences in points of emphasis, in teaching styles,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founders, and in the length of time requir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etc.

I.1. Dissimilarity in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exoteric schools pay due regards to putting the Doctrine into practice, their major attentions are nevertheless mainly directed towards the theoretical side. This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fact that only the "Pure-Land" school has explicitly mentioned the method of cultivation, such as the recitation of the name of AMITABHA. The exoteric schools, though more easily intelligible, are in most cases catering for a wider audience of variou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s. Because of this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presentation, it likens "eating by talking" - one can never get one's stomach practically filled," a metaphor to the very nature of slow development to Buddhahood, requiring "three great asankhyeya (beyond number) kalpas, i.e., three countless periods" in order that a bodhisattva can progress to Buddhahood. Be that as it may, the commonly comprehensible sutras have provided a ready access for the



21. SANGS.rGYAS.gSANG.BA.—BUDDHAGUHYA—SECRET BUDDHA. Born in Magadha, gaining Siddhi at Varanasi, He revealed the supreme path of the Mahajala and other Tantras through teaching, debate and writing—Homage to Sangyay Sangwa!

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三)生遮生汪教主



ཡ

གསང་སྔགས་རྩི་ཐོག་ལ།
བདུད་རྩི་མཁའ་མཁའ་



VAJRAYANA QUARTERLY, NO. 37 NOV., 1988



圖水渡漢羅